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

算盘声里又一年

□丁跃忠

年少时，我以为时间是墙上的一张撕去的日历，是腕表中秒针不知疲倦地跳动，是春节门口张贴的春联。直到那年，在祖父那间充满了纸张气息的账房里，我才恍然惊觉，原来岁月有着最为具象的声响，那是算盘珠子撞击的脆响，清脆、密集，又似骏马踏过青石板街。

算盘声里，藏着一年的二十四节气，藏着一家人的欢喜聚散，也藏着旧时光里最质朴的生存哲学。

记忆中的那个家，总是和算盘声缠绕在一起。祖父是一家老字号商行的账房先生，那个年代，一把红木框的黑算盘，便是祖父手中的“权杖”，也是他赖以生存的饭碗。那算盘不知传了多少年，四边磨得温润光亮，泛着深红如枣的色泽，档位上的算珠颗颗饱满，被手指盘出了包浆，像是一只只黑亮的眼睛，审视着世间的一切。

春节的余韵还未散尽，街上残留着零星的鞭炮碎屑，空气中浮动雪水混合的味道。祖父早早换上一件洗净的蓝布中山装，扣子扣得一丝不苟，坐到那张宽大的榆木桌前。算盘被“哗啦”一声抖落尘埃，那是开年的仪式感。春寒料峭，炭盆里的火苗发出轻微的噼啪声。祖父的手指冻得有些发红，他呵了口热气，搓搓掌心，便开始在算盘上飞舞。年初是算账最繁琐的时候，上一年的陈账，新一年的预算，家家户户的往来，都要在这个时候理个清楚。

那时的我，总是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，托着腮帮子听那声音。春天的算盘声，是舒缓的，带着一种试探和犹豫。拇指轻推下珠，食指拨动上珠，仿佛破冰的春水在河道中缓缓流动。祖父一边拨，一边嘴里念念

有词：“三下五除二，二一添作五……”那些枯燥的数字，在他口中仿佛变成了有生命的律动。阳光透过窗棂，斜斜地打在他的脸上，尘埃在光柱中起舞，伴随着算珠的轻叩声，我仿佛听到种子在泥土中发芽的爆裂声。一年的希望，就在这清脆的声响中，被一粒粒地拨弄出来，码放整齐。

盛夏的午后，闷热得像个蒸笼。商行的生意到了旺季，进货出货，络绎不绝。店里人声鼎沸，伙计们的吆喝声、顾客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，而祖父的算盘声，则是这喧嚣交响乐中的定音鼓。算珠撞击的声音连成了一条线，如同暴雨倾盆而下，噼里啪啦，密不透风。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流下，滴在账本上，他顾不得擦，只是一味地埋头苦算。每一笔进出，都关系到店铺的盈亏，关系到一家老小的生计。那红木算盘在高温下似乎也变得滚烫，散发着一股焦灼的气息。

我那时正是贪玩的年纪，常常在暑气中跑得浑身是汗，一头撞进账房讨水喝。祖父头也不抬，只是指了指桌上的凉茶。我端起茶碗，看着算盘珠子在他指尖上下翻飞，上下珠的归位、进位，严丝合缝，没有丝毫差错。那种节奏感，竟然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痛快。在那一刻，我明白了什么是“精打细算”。这一年的夏天，是汗水浇灌的，是算盘声里无数个“进位”累积起来的繁荣。每一声脆响，都是对劳作的肯定，都是生活在这滚滚红尘中发出的有力呐喊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理账盘点的时候。田野里的稻谷归仓，商行里的货架也需要清点。秋风起，落叶黄，祖父的算盘声变得沉稳而有力，不再像夏天那样急躁，不再像夏天那样急躁，每一声都敲得实实在在，掷地有声。“收

不回来的账，就是烂在地里的谷子”，祖父常这样教导我。秋日的夜晚，月色如水，账房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。祖父戴着老花镜，眯着眼睛，对着账本一笔笔核对。遇到陈年旧账，他会停下来，手指悬在算盘上方，久久不动。那算盘声便出现了停顿，那是思考的留白，是记忆的回溯。

有时候，他会叹一口气，轻轻拨去几个算珠，那是坏账，是无奈的舍弃；有时候，他会眉头舒展，猛地一拍桌面，算珠发出一声脆亮的撞击，那是核对无误的欣慰。秋天的算盘声，像是一位智者在低声吟诵，带着些许沧桑，却又透着一股子从容。它诉说着这一年的得失，告诉我告诉世人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生活从来不会亏待每一个认真计算过的人。

腊月里，算盘声不再是简单的记账，它变成了一种仪式，一种总结。除夕前几天，是祖父最忙碌也最神圣的时刻。他要结出这一年的总账，要分红，要给伙计们发红包，要规划来年的置办。此时的算盘声，清脆悦耳，带着欢庆的意味。祖父的手指虽然苍老了许多，关节也变得粗大，但在算盘上行云流水间，依然有着当年的风采。那算珠撞击的声音，在寒冷的冬日里，竟听出了几分暖意。每一声“哒”，都像为旧年画上一个句号；每一声“啪”，都像为新年敲响开场锣。

大年三十的晚上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。祖父会郑重地擦净算盘，用一块红布把它仔细包好，放在高阁之上。那一刻，算盘安静了，一年的喧嚣也随着这一声“收势”而归于沉寂。那红色的包裹，像是一个巨大的休止符，停顿在时光的乐谱上。我知道，在那红布之下，在那温润的算珠之间，刻录着这一家人一年的酸甜苦辣，记录着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的完整轮回。

后来，我也长大了，离开了那座老屋，去往繁华的都市。外面的世界变了，电子计算器、电脑、手机迅速取代了算盘的地位。那清脆的算盘珠碰撞的声音，逐渐被键盘的敲击声、手机的提示音所淹没。我很少再能听到那种纯粹的、带有木质纹理的声音了。再后来，祖父老了，他的手不再灵活，再也拨不动那沉重的红木算盘。那把老算盘，被他当作了传家宝，虽然不再实用，却被摆在了家中最显眼的位置。

有一年春节，我回到老家，看到祖父坐在摇椅上，手里摩挲着那把算盘。阳光照在他满头银发上，他闭着眼，手指习惯性地空档上拨动，虽然没有发出声音，但我分明听到了那震耳欲聋的回忆。

是啊，算盘声里又一年。那不仅仅是数字的加减乘除，那是老一辈人对时间的敬畏，对生活的严谨，对责任的担当。他们用一把算盘，拨弄出了井井有条的生活，拨弄出了家族的兴旺，拨弄出了虽不特别富裕却心安理得的一生。

【四季零墨】

□范宝琛

到了冬天，闲下来的父亲会弓着背，在那张老榆木桌上缓缓地磨墨，铺开红纸写几副春联送给街邻，寓意送“福”。天是冷的，屋里的灯光显得格外暖，黄澄澄地笼着他花白的鬓角。那块祖传的砚石砚边沿，已被岁月摩挲得温润饱满，发出的沙沙声像土地在冬日里沉稳的呼吸。

那缕墨香，一丝丝从砚心深处弥漫开来，成了满室沉静的流云。我总觉得这墨的气味，便是我们家过年前的味道，清冽里透着笃实，比任何的新衣和炖肉还要浓烈，先一步宣告着旧岁将除，呼唤着新春欲来。



其实父亲并没有上过几年学堂，他的学问，大多从那些纸页泛黄的旧书里淘来，或是从那杆笔头磨秃了的羊毫上得来。至于春联，他对那些烫金印刷体不屑一顾，常嗟叹字是呆的，丢了筋骨，没有手写春联墨香味十足。

父亲写对联，红纸要选上乘的万年红，裁得方方正正、竖宽得体，铺在桌上一派端肃的吉庆。他执了笔并不急于落下，先对着那一片红凝神片刻，仿佛在倾听纸的脉息。笔尖终于探入砚池，饱饱地浸了墨，提起来时腕子沉稳，墨滴将坠的刹那，笔锋已然触到纸上，那一触，力道与神韵便顺着笔管汨汨地流泻出来。父亲写字，神情近乎虔诚而专注。写完一个字，他会将笔搁下，退后两步偏着头细细端详，那神情像一位老农在打量自己刚出苗的田垄。

邻人们是知道父亲这“手艺”的。村里的红白喜事，总爱请他来写几个字，仿佛有了他笔下带着手掌热度的墨迹，人情才显得更郑重，日子才过得更有凭据。父亲从不推拒，搭上红纸贴了工夫，觉得是分内应当的事。这份“应当”，却在去年的除夕夜显得尤为真切。

那夜的春晚已开场，荧屏上甚是热闹，父亲温了一壶酒，就着几样小菜独自小酌。忽然院门开了，邻居李叔一身寒气地撞进来，手里拎着两瓶酒，额上见了汗。原来他在地经商，路上耽搁了时辰，一家人紧赶慢赶刚回到家。可瞅一眼光秃秃的门户，心里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，这才猛地想起父亲。

父亲写春联

父亲立刻放下酒杯朗声道：“大过年的，门上哪能没副对子？”母亲赶紧拿来红纸，仔细裁好了，随后徐徐地研起墨来。那沙沙的声响，盖过了电视里的喧闹和沸腾。写啥内容好呢！父亲问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李叔局促地回应，啥都行。父亲握着

笔沉默了一阵子，“那就写‘归迟愧负团圆夜，路远争驰风雨程’吧，横批：驰心故里。”

那一晚，我为父亲按着纸，看他悬腕、运笔。墨汁在灯下泛着乌金般的光泽，一个字一个字从笔尖生长出来。李叔在一旁虔诚地看着，忍不住频频点头。屋里那特有的墨香，似乎也愈发浓烈。帮着李叔贴好对联，外面听到零星的鞭炮声响起。父亲重新坐回到桌边，端起那杯凉了的酒一饮而尽。我望着他的身影，忽然觉得父亲写的哪里只是对联，那红纸黑字分明是他对自己生命里写下的一方精神，是递给匆忙人世一张安稳的帖子。他用一碗墨和一支笔，守护着这缓慢而庄重的氣息，咀嚼着世间的人情味。

初一大清早，李叔的门前围满了一波波拜年的人，他们欣赏着这幅新颖的春联啧啧称赞。这副对联巧妙展现了游子归心似箭的心情，凸显了风雨兼程的急切。春联上墨迹已干，像是把所有的光都吸了进去，又仿佛在静静地等待，将一个崭新的春天稳稳地衬托出来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